

# 抗戰歲月

司徒福 等著

中央日報編印



485187

# 抗戰歲月

司徒福等著

中央日報編印

# 抗戰歲月

每冊定價：新臺幣八〇元

著 作 人：司 徒 福 等

出 版 者：中 央 日 報 出 版 部

發 行 人：姚 朋

地 址：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八三號

郵政劃撥：〇〇一二二二〇一〇號

印 刷 者：中 寶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

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初 版

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六 〇 三 號

（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）

究必印翻



有所權版

# 目錄

|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六  | 發揚抗戰精神・編者   |
| 九  | 血灑長空的八年・司徒福 |
| 一六 | 蔡家欄子的一戰・狙鴻才 |
| 二四 | 最後的流竄・朗寧    |
| 三三 | 父子兵・鄭鍾麟     |
| 四二 | 絕處逢生・楊易     |
| 五一 | 仁丹之戰・張用寰    |
| 五三 | 我在二十九軍・丞民   |
| 七〇 | 八千里路雲和月・王臨泰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八四  | 三次從軍・成惠羣      |
| 九四  | 河畔砲聲・陳平心      |
| 九八  | 十萬青年十萬軍・張丕信   |
| 一一一 | 壯懷榮夢四十年・桓來    |
| 一二〇 | 我是小小兵・魯傳鼎     |
| 一二〇 | 以寡擊衆・王肇邦      |
| 一二四 | 夜半歌聲・陸原       |
| 一二六 | 聖戰之歌・喬琨       |
| 一二三 | 回憶抗戰期間的教育・陳立夫 |
| 一六五 | 戰時弦歌憶正大・曾守湯   |
| 一六三 | 抗戰時期的學生生活・孫玉景 |
| 一七〇 | 從武漢到鄂西・楚軍     |
| 一七八 | 不盡的回憶・邱七七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二〇五 | 歷劫記・黃鐵英      |
| 二二一 | 轟炸・若華        |
| 二二六 | 劫後餘生・鄧文來     |
| 二三〇 | 睡辦公桌的日子・張起鈞  |
| 二三六 | 半夜駝鈴聲・王星舟    |
| 二四六 | 回憶日本投降前後・盧潤涵 |
| 二五五 | 勝利還鄉・連椒生     |

中央日報編印

司徒福等著  
**抗戰歲月**





## 目錄

|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六  | 發揚抗戰精神・編者   |
| 九  | 血灑長空的八年・司徒福 |
| 一六 | 蔡家欄子的一戰・俎鴻才 |
| 二四 | 最後的流竄・朗寧    |
| 三三 | 父子兵・鄭鍾麟     |
| 四三 | 絕處逢生・楊易     |
| 五一 | 仁丹之戰・張用寰    |
| 五三 | 我在二十九軍・丞民   |
| 五七 | 八千里路雲和月・王臨泰 |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八四 | 三次從軍・成惠尊      |
| 九四 | 河畔砲聲・陳平心      |
| 九九 | 十萬青年十萬軍・張丕信   |
| 一二 | 壯懷縈夢四十年・桓來    |
| 二〇 | 我是小小兵・魯傳鼎     |
| 二〇 | 以寡擊衆・王肇邦      |
| 二四 | 夜半歌聲・陸原       |
| 二六 | 聖戰之歌・喬珮       |
| 二四 | 回憶抗戰期間的教育・陳立夫 |
| 二五 | 戰時弦歌憶正大・曾守湯   |
| 二六 | 抗戰時期的學生生活・孫玉景 |
| 二七 | 從武漢到鄂西・楚軍     |
| 二八 | 不盡的回憶・邱七七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
| 二五 | 歷劫記・黃鐵英      |
| 二一 | 轟炸・若華        |
| 二六 | 劫後餘生・鄧文來     |
| 二〇 | 睡辦公桌的日子・張起鈞  |
| 三六 | 半夜駝鈴聲・王星舟    |
| 三八 | 回憶日本投降前後・盧潤涵 |
| 三五 | 勝利還鄉・連椒生     |

## 發揚抗戰精神

編者

民國二十六年渡溝橋事變，點燃全國反侵略的怒火，地不分東西南北，人無分男女老幼，奮起抗敵；經過八年的艱苦歲月，終於贏得最後勝利。迄今已歷四十週年，由於中共叛亂，河山變色，國家遭遇空前的災難；但是，海內外中國人仍堅信發揚「抗戰精神」，就必能拯救民族的浩劫，使三民主義的光輝重新照耀中國大陸。

「中副」自今年七月起，陸續發表各界人士撰寫有關抗戰的文字，有的記述當年作戰的經過，有的回憶當時艱苦的生活；儘管所述的有國家大事，也有個人際遇，然而字裏行間所透露的，卻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脈息與求取最後勝利的堅定信念。每個人都咬緊牙關，前仆後繼，表現出抵禦頑敵的決心；生活雖然艱難，可是沒有人口發怨言，只為的是要創造美好的明天！

這本書選輯的二十七篇文章，大致可分作戰、求學與戰時生活回憶等三類，其中以記述參加

作戰的居多，例如司徒福先生的「血濺長空的八年」、胡鴻才先生的「蔡家欄子的一戰」、鄭鍾麟先生的「父子兵」、楊易先生的「絕處逢生」、王福泰先生的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、都寫出我國軍人，無論是正規軍、游擊隊、情報及政工人員，英勇作戰，奮不顧身的鬥志；張天信先生的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、柯來先生的「壯懷激烈四十年」，更是道盡了當時青年響應「領袖號召，從軍報國的熱忱。陳立夫先生的「回憶抗戰期間的教育」，詳述戰時的教育政策，以及政府照顧青年的苦心；曾守湯先生的「戰時弦歌絕正大」、孫立景先生的「抗戰時期的學生生活」、楚申先生的「從武漢到鄂西」，描繪大中學學生讀書的苦況，然而矢志救國，卻不後人。邱七七小姐的「不盡的回憶」、黃鐵英先生的「歷恩記」、若華先生的「轟炸」、邵文來先生的「劫後餘生」，勾勒出抗戰期間物質生活的貧乏，以及日本軍閥的殘暴；盧潤瀨先生「回憶日本投降前後」、連椒生先生的「勝利還鄉」，則寫出了日寇戰敗後的慘狀。

當然的，八年抗戰期間，半壁河山淪陷，不知發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這二十七篇文字自不足代表全部，然而至少表達了全國團結一致的抗戰精神。日本文部省不久前竄改歷史教科書，妄圖掩飾四十餘年前侵華的暴行；中共趁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前夕，亦歪曲史實，作無恥的宣傳。然而，事實勝於雄辯，這些文章所記述的，都是作者親身的經歷，自是最好的見證。

回顧並非沉緬過去，而是策勵來茲。現在民族復興基地的中年以上的人，大多經歷過那一段

滄痛的歲月，如今回味，當能警惕；年輕的一代安享富裕樂利的生活，讀到這些文字，自會領悟目前的一切不是輕易得來的，而知珍惜、奮發。

總之，我們的前面仍有一段崎嶇艱險的路程，唯有手攜手，心連心，發揮抗戰時期團結一致、不怕艱難困苦的精神，才能為國家民族開創一個新的局面。

## 血灑長空的八年

司徒福

今年的五月中旬，昔年在我國協助作戰的飛虎健兒，齊集在臺北；望着這些位曾是生龍活虎的美國夥伴，如今大家都已兩鬢飛霜了，真是歲月不饒人，轉眼間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突然，山將軍校舉杯向我，他說：「司徒，還記得嗎？當年我曾經搶坐過你的飛機，你一定很恨我。」這時，我倆緊緊擁抱，在彼此眼中，依然透出了淚光。那是段終生不可能忘的死亡逃生的經歷……

那年，日軍已渡過黃河，開始攻擊河南戰區。

就在那時，地面作戰部隊不斷地反應，日軍的坦克車到處橫行無阻，使我軍受傷頗多；上級特要我們空軍弟兄負責偵測坦克部隊的駐防地，加以摧毀。

我們幾次出任務去找，先一架去，然後兩架去，再四架、六架、八架；可是次次都徒然而返，就是偵察不到口軍坦克車的影子。

最後，我自己領隊，率了八架僚機去找，一溜、兩溜……始終無法完成任務；那時心中真是憂念無比，不能早日完成任務，我們地面部隊就會受到大的創傷。愈這樣想，心就更煩了。

這時，從飛機中看下去，日本砲兵正排列整齊地向河南嵩縣進攻；看到敵軍，真是怒火中燒，那一刻腦中什麼都沒有，只想到要往下衝。很不幸，我的座機被地面砲火擊中，由於距地面的高度不高，我沒有機會跳傘，只有迫降；所幸河南各地都是麥田，麥子地很平坦，迫降時我只受了些輕傷。

站在麥田中，一時也分不清該往何處走；老百姓找到我，並指點我向國軍防區的方向走。不過當時戰況很混亂，在逃亡途中，只要聽到前面有槍砲聲，我就掉回頭走；走來走去，我竟在山區中東轉西轉兜不出來。

當時的航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叔銘將軍，曾派了架小飛機到盧氏縣附近的一個機場接我；沒想到，我在山區轉不出去。這時十四航空隊第三大隊副大隊長山姆中校也迫降在敵區，他先到機場，飛機就改由他坐走了；後來我已輾轉找到了機場，可是已經沒有飛機，只有走路到西安。



從廬氏走到西安，我整整走了四十五天。那真是一段艱辛而痛苦的路程。

在徒步的四十五天中，翻山越嶺，路難走且不說，主要的是沿途見不到人煙，沒有任何東西可吃。在飢渴難熬的瞬間，我幾次想拔槍自殺；可是，想想死不得，我必須回到部隊繼續抗敵。爲了維持體力，我吃連草、樹皮和麥穗；最後我曾在一個馬廄中，找到一大堆馬豆，真是如獲至寶。雖然馬豆又乾又硬，真是難下嚥；不過，就靠了這堆馬豆，使我維持了好幾天的生命。

當我回到西安機場時，好兄弟兄與我擦肩而過，竟沒有一個人認得我；等我站到鏡子前，我自己也嚇了一跳，這那會是我？鏡中的人，比原來的我瘦了一半，頭髮、鬍子都長極了，滿身又破又髒不說，全身還長滿了瘡子。

三級銘將軍見我大難歸來非常高興，給我兩週假，又發一筆獎金；可是，我到成都才休養了十天，又接到命令，要我領隊到芷江，參加衡陽會戰。

在那次戰役中，我連連出任務，沒想到在出第三次任務時，我又被地面砲火擊中，再次迫降；幸運的是，這次我只走了兩天，就回到芷江基地。

現在想想，那一年在我個人生命中，真是不幸，但也是幸運的一年；兩次大難，但兩次都能從死裏逃生。